



阴

山

令

浪
沧
客

下

阴 山 令

下

浪 沧 客

山东文艺出版社

1993年·济南

目 录

楔子.....	(1)
一 乳虎下山	(13)
二 大屠杀	(45)
三 大混战	(67)
四 飞龙帮	(96)
五 龙凤使者.....	(123)
六 八极魔剑.....	(145)
七 生死大劫.....	(168)
八 武林风暴.....	(192)
九 神秘刀客.....	(222)
十 度劫神功.....	(252)
十一 摩陀四神.....	(279)
十二 女煞魔星.....	(309)
十三 宇内三魔.....	(333)
十四 大罗绝剑.....	(364)
十五 毒心鬼王.....	(386)
十六 断魂山庄.....	(422)

十七	混战群雄	(447)
十八	武威虎符	(484)
十九	功臻化境	(519)
二十	江海一夙	(547)
二十一	恩怨难了	(562)
二十二	大火并	(592)

十二 女煞魔星

三更天，京口驿码头北端。

穿了黑劲装、黑马甲的杜秋一现身，货栈暗影里，立即踱出一个黑袍人和两个黑衣人，每人都带有兵刃。

她先向黑袍人施礼，两个黑衣人则向他行礼。

“你真要胡闹吗？”

黑袍人沉声问：

“我怎么算胡闹，我做的事我负责，你不要管我。”

“但是你会误了大事。”

“你算了吧，要是没有我闹事，你能办成什么事？在扬州，我不闹，你能挖出那些潜伏的牛鬼蛇神吗？”

“一切情势都在有效的控制之下，你不要危言耸听好不好？”

“真的呀，这可是你说的，那么，八极魔剑目下在何处？”

“这个……”

“神爪冷镖伍老狗呢？”

“我会制住他的，他躲不了多久。”

“东方雄信呢，你能控制他？”

“他是途经此地，目前没有控制他的必要，天没黑，他就乘船往江宁方向走了。”

“我如果抓他，名不正，言不顺，很可能引起那些江湖混蛋的反感，增加我的困难。”

“我不和你讲理，反正你心里明白。”

杜姑娘蛮横地说：

“我的事不要你干涉，不然，可不要怪我任着性子乱搞一通。”

“好、好、好。”

黑袍人口气一软，苦笑道：

“小姑奶奶，你厉害，请不要闹得太过火，我责任十分重大，要是章法大乱，我可不会给你来客气的啰。”

“好，请告诉我，他们的踪迹。”

“已获得正确的口供，那一批外来的人，确实是躲到茅山道院去了。”

一名黑衣人欠身说：

“至于其中有没有百毒真君、毒郎君、断肠花等人在内，这里的人不能断定。”

“这里还留有三个活口，他们坚决表示不知道。”

第二个黑衣人说：

“他们是刘老狗的人，倒有几分骨气，不怎么合作。”

“我一定要知道这些以毒害人的狗东西，他们的准确藏身处，我要亲自问。”

杜秋咬牙切齿地说。

“请往这边来。”

黑衣人向右边的栈房虚引。

这是一间漕房，由于年关将届，漕运暂停，漕仓堆着朱袋。

仓角堆放工具的小房内，三个大汉被吊在横梁上，双脚可勉强落地。

三名蒙面黑衣人担任看守，在黑袍人的示意下，退至一旁候命，并取下一盏灯笼高高举在手中。

杜秋姑娘走近第一名大汉，注视片刻。

“我要知道百毒真君、毒郎君、断肠花三个男女的确实落脚所在，你快告诉我。”

她向大汉阴森森地说：

“经证实之后，可饶你一命。”

“在下不知道。”

大汉倔强地说。

“真的不知道，还是不愿说？”

“哼，随你怎么想。”

“那表示你不愿以消息交换性命了。”

“随你怎么说。”

“这也表示你没有什么用处了。”

“哼。”

“刀来。”

她向看守伸手。

看守欠身应诺，拔刀双手送上。

咔的一声响，她冷酷地砍断大汉的左腿，反手再挥，大汉的右腿也砍下来了。

“啊——”

大汉发出凄厉的惨号。

刀光连闪，血腥刺鼻。

大汉的身子被她左一刀、右一刀，砍得乌七八糟，最后是头颅飞上半空。

“你也不知道吗？”

她的刀指向第二名大汉，语音冷酷阴森。

泰然挥刀，不带丝毫情感。

她砍杀的方法也够凶够惨。

两名大汉惊得魂飞天外。

他们大概没见过这么美丽的少女，如此冷酷地挥刀杀人分尸。简直是传说中的女夜叉。

“我……我……”

第二名大汉语不成声，魂飞魄散，要崩溃了。

刀光一闪，摄人心魂。

“我知……我知道！”

大汉终于能清晰地喊叫了。

“在何处？”

刀锋停留在大汉的左腿上。

“我只知道断肠花……在……在他相好的家中快活。”

“什么地方？”

“说不清楚，但我可以带路。”

“好。”

刀光一闪，准确地砍断捆手的吊索，大汉软倒在地，几乎无力站起。

“芳山道院的事，劳驾你啦。”

她扭头向黑袍人说。

“好吧，我这就亲自去一趟。”

躲在城里比城外安全。

牛鬼蛇神也罢，江湖豪霸也罢，都不愿在城里打打杀杀，因那毕竟是犯禁的事。

三更将尽，杜姑娘一身黑，跟在她身后的老仆更是，轻飘飘地落入一户人家的天井里。

她毫无顾忌地一脚踢开内厅门，昂然登堂入室，像是回到了自己的家。

挑亮神案上的灯，再抓灯沿老道进入后面的小小穿堂，便听到上房传出声响。

砰——

房门在大震中向内坍倒。

仆妇身形一闪，便到了房中间。

杜姑娘将长明灯搁在窗台上，刀已在手。

床上，一双赤条条的男女正在穿衣。

仆妇一双手，左抓右拂，床上与凳上的衾被衣裙，像被狂风刮飞了，帐毁床裂。

两男女连人影都没看清楚，仆妇已近身了，五指如钩，光临裸女的胸口。

裸女身手不弱，飞速躺倒，脚已横扫。

仆妇手爪一沉，有若电光一闪，扣住了裸女右颈，一声叱喝，裸女手舞足蹈，像风中的残叶，向杜秋姑娘脚前摔落。

杜秋姑娘一脚踏住她的小腹。

裸男的身手，比裸女差远了，刚从崩毁的床尾滚落，便被仆妇远在八尺外虚按一掌，厄的一声，手脚一摊，爬不起来了。

“你是谁？”

杜秋含笑问，不带丝毫火气。

但她手中的刀，就不怎么可爱了，刀尖直压在饱满的乳尖上，仿佛就要刺破她的胸膛。

“我……”

“你如果说谎，我会把你剁成一堆肉泥。”

杜姑娘说完，刀尖徐徐下压，乳房要破了。

“我说、我说，我，我姓陈……”

“你说话最好让我听懂，陈什么？”

“陈云花。”

“哦，我知道了，你就是江湖上有名的毒女光棍，绰号断肠花，善用断肠散，对不对？”

杜秋心中一宽，脸上笑容更可爱了。

“是的，小姑娘。你，你不是女强盗吧？”

“不是，我找这间屋子主人王达，向他讨一笔旧债。”

仆妇将赤条条的裸男拖过。

杜秋是个十七八岁的名门大闺女，见了一双丑态毕露的赤裸男女，居然连脸都不红一下，仅皱了皱眉头，双眼瞟上了赤条条裸男。

“天啊，我……我不认识你，讨什么债？”

裸男急急地分辩。

“你的绰号一枝花，没错吧？”

“是、是的……”

“那就找对人了。”

“可我根本……不认识你呀！”

“你是个采花贼，有苦主请求本姑娘提你的头还债，替他女儿偿命。”

“不、不是……”

刀光一闪，一枝花人头分家，鲜血狂喷。

“哎呀……”

陈云花狂叫，吓得魂不附体。

“你一定不是好人。”

“冤枉呀！我和他，只是露水夫妻。他的事……我一点也不……知道。”

“把她的衣裙拿来，百宝囊一定在枕畔。”

杜秋向仆妇说。

东西都拾来了，百宝囊比传说的大一倍。

“你的毒听说很厉害，我有点不信，你是行家，我要在你身上试试。”

裸女一上床，身上所有的东西皆要卸除搁放，手臂上的喷管，当然得卸除下来。

仆妇拿起臂套，仔细看附在上面的喷管。

“里面盛的何种毒药？”

杜秋指着臂套喷管。

“是、是……”

“你最好从实招来，不然我要将喷管塞在你嘴里，取走你的百宝囊！”

“是……是断肠毒散。”

“毒发期多久？”

“一个对时。”

杜秋听说一个对时，心中又是一宽。

“哪一瓶是解药？”

仆妇已将百宝囊打开，共取出五只六寸高的瓶子，样式全同，无法分辨出哪一只解药瓶。

唯一不同的是塞口的木塞盖，分为五种不同的颜色。

“黑塞盖的那一只。”

断肠花急急地说。

仆妇将瓷葫芦口放断肠花的嘴上。

“分量多少？”

仆妇作势拔塞。

“一分量就……够了。”

断肠花乖乖吐实。

“我给你倒一分，希望你能避免中毒。张嘴。”

仆妇仅倒出一分紫色的粉末放入她口中。

杜秋则将喷管伸下。

“解药还不足一分，再给我一些。”

刀光连闪，衣裙百宝囊裂开，衫裙碎裂。

“饶我！”

断肠花发出狂叫，以为杜秋要杀她。

“我要带你走。”

杜秋冷冷地说。

已经知道解药和分量，她仍不放心，所以要带人走。

“放我……一码。嗯……”

仆妇一掌将她劈昏，拖过床褥将人裹住，扛上肩往外走。

几场凶狠的血战、混乱战，镇江成了仇杀的地狱，各方神圣邪魔，都在镇江暗地各显神通，你截我袭，愈演愈烈，血，浓得化不开了。

丹徒镇北的几座农舍极不显眼，但今夜来了三十余名灰衣人，悄悄地包围了它。

第一支火把点燃，第二支……

二十余支火把，全插在地上，火把毕剥，照得农舍四周一片通红。

久久，屋内毫无声息。

门外是宽阔的晒谷场，七位灰衣人雁翅列阵，他们站在场中心，不言不动似有所待。

站在中间的灰衣人，终于忍不住仰天发出一声长啸，声震四野。

“老夫以十数声为期，数尽如果里面的刘老兄不出来，休怪老夫用火攻。广陵园前车之鉴，刘老兄大概不会忘记的。

“一、二、三、四、五、六……”

数至九，四周的人跃然欲动。

院门大开，鱼贯出来三十二名男女。

领先的是位身材修伟、气概不凡的青袍老者，他就是扬州广陵园主人，八极魔剑刘节。

任何人都不会想到扬州大名鼎鼎的大富绅刘大老爷，竟会躲在几间简陋的农舍中。

金子敬到处找不着他的踪迹。

杜秋拥有一批神秘万分的刀手，消息极为灵通，也无法查出老贼的去向下落。

“刘老兄，请了。”

灰袍人抱拳行礼，脸色出奇地安详：

“山与山不会碰头，人与人总会见面的。你老兄没想到后会有期，这后会竟来得这么快吧？”

“咦，怎么会是你？”

八极魔剑大感意外。

“对，是我，错不了。”

“唔，你是在扬州鬼混的落魄行商姓赵的。你当时行动鬼祟可疑。”

“不错，你是用诡计把在下掳至地牢，再派人送往江宁追查根底。

“不过，在下不姓赵，姓梁。”

“姓梁，你是……”

灰袍人举手一挥，四周三十六人，快速地脱去外面穿的老羊皮袄，露出里面的灰劲装。

触目的是，每人都扣了皮护腰，刀插内有一排飞刀。

飞刀有两种：八寸中型飞刀和六寸的柳叶飞刀。

刘节脸色大变，倒抽了一口凉气。

“风萧萧兮，易水寒。”

灰袍人悲愤地引吭长啸：

“现在，你知道我是谁了吧？”

“梁二，梁萧萧。”

刘节强作镇定。

“总算你还知道我这号人物。”

“梁兄，不知者不罪。”

刘节赔笑说：

“兄弟确实有眼不识泰山……”

“住口！梁某不是为了你将我无端掳劫而来的。”

梁二厉声说。

“梁兄大量……”

“梁某为了四万两血腥钱而来。”

“噢，这与我……”

“刘节，挺起你的脊梁骨，好汉做事好汉当，大不了三洞六眼，血债血偿！”

“在下听不懂你的话。”

“四万两银子，是梁某夺走的。”

“你派接银转向江宁运的人一个也没有跑掉，阁下的心腹飞狐安庆海，已经招供了。”

“梁某从守备府、县、盐运司各处循线追查，总算追查出来是你出卖了两会结盟消息，赚这种血腥钱的罪魁之一。”

“但有件事十分可疑，阁下是否解释以明真相。”

“刘某否认你的指控。”

“你八极魔剑也曾是一代之豪，怎么连这点担当也没有？”

“按常规，银子不可能往上江运，而且府衙与守备府之间的勾结串联人，也不是你阁下的爪牙。如果梁某所料不错，阁下另有主事人。”

“这人是谁？”

“胡说八道。”

“你们这些人，被放上练飞刀的垛靶时，就知道谁在胡说八道了。”

“炀帝陵两会精英的阴灵在九泉等候你们。”

“他们在九泉下哭泣，你们这些出卖同胞领重赏在人间快活的人，将永远得不到安宁。”

“你们这些天诛地灭的刽子手，你们……”

“住嘴！我八极魔剑不是没有担当的人！”

八极魔剑一咬牙：

“好汉做事好汉当。不错，炀帝陵两会结盟告变人就是我。”

“告发乱党叛逆人人有责，我一点也不后悔我的作为，怎么，你画下道来？”

“主事人是谁？”

梁二厉声问：

“我就是主事人。”

刘节沉声傲然说：

“阁下，今天晚上你的话够狂够狠的！老实说，我八极魔剑根本不在乎你们那些飞刀小技，你也不配和我说凶话。

“阁下，你要和我公平了断，不后悔？”

“梁某是敝会三祖师的第二祖师，当着许多弟子之前，一言九鼎。”

梁二平静下来了，他探手入怀拔出一把尺八长的普通匕首。

该会的弟子，平日除了暗藏飞刀外，另在肋下暗藏一把匕首，作为兵刃交手的武器。

八极魔剑也举步相迎，半途拔出长剑。

匕首向前伸，梁二踏出第一步。

长剑徐徐升起，布下了有效的严密防护网。

气势上，双方半斤八两。

要获取胜利，攻击是制胜的不二法门。

剑影七光像闪电般的接触，破空的尖锐利啸慑人心魄。

一寸长、一寸强，剑吐千朵银花，绝招犹如长江大河滚滚而出。

匕首的吞吐，比剑虹的速度快了一倍。

两个快速的人影冲错、闪动、移挪、回旋……

人影在急剧的移动中，梁二的马步突然失闪，多滑出尺余。